

◎文学聚焦

文学对于城市的三种想象

徐 刚

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更为悠久的农业大国,城市及城市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尴尬处境不言而喻。文学与城市的疏离令人遗憾,而对于更多的当代学者而言,“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文学”似乎已成公论。伴随上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如火如荼的展开,被压抑的30年代城市文学传统开始重新复活,并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海书写为代表的“怀旧派”

现在看来,90年代的城市文学重新勾连起人们对城市物质文明的好奇。在90年代,对旧上海的“文化怀旧”,成为市场形态的文化表征。一时间,文学中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是洋味十足的咖啡馆、酒店,租界年代的西式公寓楼、洋房和街巷,历史与现实交叠一处难分彼此。潜藏在90年代文学娓娓动人的叙述背后的并不是中性化的、无动于衷的目光,既是对历史短暂繁华岁月的倾心思索,也是对往昔遗迹的深情寻访,对进行中的都市复兴的讴歌赞美,当然,同时也是对陷于衰败没落的现代都市的惆怅与伤感。

自金宇澄的《繁花》以来,上海

怀旧再次成为城市书写的热门。然而正如《繁花》所呈现的,在怀旧的情绪中深情描摹旧年的风景和器物,进而将风俗史和日常生活史意义呈现出来,这固然令人惊喜,但遗憾的是,并没让人看到历史的整体,或者至多只有一个轮廓,布满闪亮的碎片。同样是有关上海的故事,王承志的《同和里》以怀旧的情绪与笔调,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弄堂故事,从而钩沉起“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在此,文革时代的石库门,无疑在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之外,增添了独特别致的一笔。吴亮的《朝霞》在内容上承续了《我的罗陀斯》中对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的回忆,但又不局限于上海、不局限于70年代。小说中,那些眼花缭乱的杂糅,镶嵌的片断,如此零碎,构成一幅特定年代的面貌模糊的历史拼图。王安忆的长篇新作《考工记》,像极了她那部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故被评论家们称作“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纵观王安忆的小说,她总爱以上海为舞台描摹这一类人,用她的话说,“跨越新旧两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经历着嬗变。新时期总是有生机,旧的呢,却

在坍塌,腐朽,迅速变成废墟。”就像《长恨歌》里的“上海小姐”王琦瑶,而在《考工记》中,则是“西厢四小开”之一的陈书玉。在她看来,这类跨越新旧两朝的人,最能呈现历史缝隙里的风流图卷。

以北京书写为代表的“现实派”

关于北京的城市书写,大概属于想象城市的另外一条脉络。焦冲的小说一向以北京城市空间为背景,《微生活》聚焦的网络“段子手”们的生活及其媒介真相,涉及行业内幕与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思考,而《旋转门》则重回作者《北漂十年》等作品的路数,以都市白领并不如意的人生串联五光十色的北京生活。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同样是一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具有深广社会内涵的小说。小说犹如一部计算精确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等社会议题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笛安在《景恒街》中用北京的两个地名为她小说里的人物命名,一个是“景恒街”,另一个是“灵魂胡同”,仿佛要将男女主人公的肉身嵌入北京城的符号系统之中。

以精神困境书写为对象的“安放派”

关注城市人的孤独、颓废和绝望,或者某种精神疾病,以及个人主义的唯一独尊的状态,成为新的城市文学的流行。李陀的长篇新作《无名指》便直指当下城市的精神状态。小说以主人公杨博奇心理医生的职业设置,汇集了荒诞城市里形形色色的“病人”,由此见证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小说并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却把困惑和问题留在了写作之中。同样,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亦可视为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说。作者描述的其实是当今时代的精神荒谬:厌倦人情交际而渴望隐匿的妻子;怀念妻子却最终接受了别的女人的丈夫;甚或不断更换床伴却始终内心孤独的情人,所有的人都遭遇着精神困境。小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它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不甘,以及为了摆脱生活的倦怠所做的冒险。这或许就是城市作为中产阶级文学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曲合作共赢的欢乐颂

潘凯雄

身就充满了看点。

一是“一带一路”。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二是钢铁。一面是来自中国的河钢集团。在我国2015年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的经济调整总方针中,其中“去产能”首当其冲者就有钢铁一项,在这个大背景下,河钢怎么办?一面是位于中东欧的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这家创办于1913年的百年老厂曾有过为斯梅代雷沃市贡献40%GDP的辉煌,也有过2002年宣告破产的辛酸;更奇葩的是:2003年,全球著名钢企美钢联曾斥资23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但不幸的是差不多在十年后的2012年他们又以1美元的价格抛还给塞尔维亚政府,从而蒙受了4.5亿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如此一中一西的“两钢”又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上述两个有看点的关键词实际上就构成了这部报告文学新作的看点和特点。《多瑙河的春天——“一带一路”上的钢铁交响曲》实际上既讲述

了河钢自身凤凰涅槃的故事,又重现了河钢收购塞钢后使得这家百年老厂浴火重生的艰难历程。

产能过剩一度曾是我国钢铁行业绕不开的难题,河钢也不例外。如何破解?河钢走出了几乎妙棋:一是主动退出低端产品的同质化价格战,转而挺进高端市场;二是做新产业新业态的引领者;三是通过收购南非矿业、控股瑞士德高公司等一系列的资本运作,直接或间接参股控股境外公司约70家……“河北河钢”变成了“世界河钢”。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在本文中虽不过如此了几笔,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又凝聚了多少智慧、勇气与辛劳。

当河钢收购塞钢后,我们同样很难想象河钢派出的河钢塞钢管理团队不过只有区区9人,而正是这9个人严格秉承着河钢国际化战略中创新性提出的“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和利益本地化”这三个本地化原则,面对两种经营管理模式、两种文化和法律、两种生产技术设备改造规定、两种结算方式和两种新市场开发视野等多种差异,先后闯过了饮食、语言和文化生活贫乏等一道道难关,从2016年7月河钢塞钢管理团队正式接

手到是年年底,便出色地完成了“三年三步走的第一步目标,跨过了长达七年严重亏损的冰冻期,一举创造出扭亏为盈的奇迹。据塞尔维亚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下半年,河钢塞钢的铁、钢、材产量均比上年同期增长50%以上,实现产值3.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3%,高附加值产品冷轧板比上年增长112%,产品出口美国、西欧、中欧和东南欧等国家及地区,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企业和带动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重要动力,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冬里的春天”。也无怪乎中宣部要授予河钢塞钢管理团队“时代楷模”光荣称号。

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故事励志长气,也用客观事实无声地澄清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种种喃喃咕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惟有开放、惟有尊重彼此的合作、惟有奉行共赢原则,方可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作者王立新将这一切描述为“一带一路上的钢铁交响曲”,而这样的美好结果其实又何尝不是一曲“合作共赢的欢乐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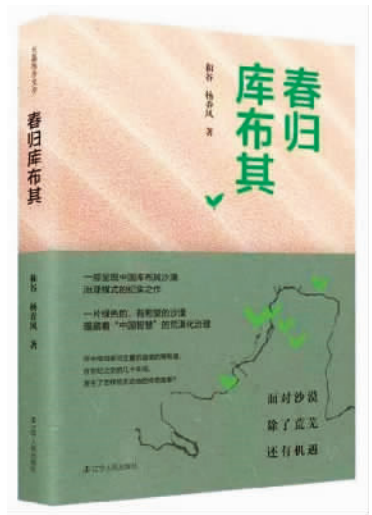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王立新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花山文艺
出版社联合出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新近联袂推出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立新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多瑙河的春天——“一带一路”上的钢铁交响曲》。作品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大背景,以河北钢铁集团公司收购经营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为主要事件,讲述了河钢塞钢管理团队三年来扎根异国他乡勇于担当、忠诚履职,使得这家百年老企业扭亏为盈、重获新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所触及的两个关键词本



和谷、杨春风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苍穹如镜,朔风如刀。黄河为弓,大漠为弦。《春归库布其》,是作家和谷、杨春风撰写的一部讲述生态文明故事的作品。它把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作为背景,以纵横古今的大跨度笔法,阐述了以王文彪为代表的这批大漠之子,历经数十度春秋,终将库布其的荒山野丘变成了“绿水青山”及至“金山银山”的动人故事,叙述中常现延宕转折、出人意料和震撼人心的精彩之笔。

以考古为证,十几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出土的化

石确凿证明了旧时代早期的祖先在此栖居。以史书为凭,近一千多年来,人类的盲目短视和急功近利,导致这里逐渐沙化,从富饶坠入荒芜,从兴盛湮成沉寂,成为中国第七大沙漠。《春归库布其》一书,以重现的绿水青山为凭,证明了库布其治沙人关于“梦想”理念的正确性,那就是像王文彪所说的那样,“梦想不仅源于追求,更源于坚守”;也同时证明了“沙漠不仅有灾难,更有机遇”。

作为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春归库布其》真实再现了以亿利集团为代

表的一批本土企业,在困顿时不抛弃梦想,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逐渐探索出一条政府、企业和社会紧密合作,进而实现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治理沙漠的可行之路,最终取得了绿富同兴、政企共赢、普惠全民之可喜成果的坚实步履。

历经数十年如磐风雨,今日的库布其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一张“绿色名片”,以王文彪为代表的库布其治沙人也已从原本荒凉闭塞的沙窝窝,走上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的领奖台,获得了“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

◎创作谈 从二千字到大部头

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是支点

任晓雯

短篇小说集《浮生二十一章》是我在《南方周末》上开的专栏汇集而成,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两千字,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第一篇《浮生》磨掉整整30天。写一个中年男人,有惊无险度过半辈子政治风浪。我的首要工作,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里找出叙述支点。

于是我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这与惯常的构思方式不同。在小说中,人物个性理应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两千字的人生,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黏连在社会图景里。让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尽可能参差。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识出旋涡的方向。这种对历史进行微观叙述的意图,使《浮生》拥有了“非虚构写作”般的气质。

几篇完成后,反响不错。我掉转笔头,将一篇《浮生》改写为长篇。35万字的《好人宋没用》,花掉近3年时间。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它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

在写作长篇的过程中,我重拾《浮生》。有了“大部头”比照,我反而发现,两千字“螺蛳壳”里能做的“道场”,远比想象的多。譬如,它可以是文字试验场。我之前对语言的自我要求,唯简洁准确而已。续写《浮生》后,糅入了文言和沪语。我试图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

我有个写作习惯: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了,方能落笔。在初学阶段,我的人物都是“英译中”嘴脸。渐而随和下来,仍是满口落字成文的普通话。现在,沪语进来了,古语进来了,头脑里的人物顿时鲜活。我甚至能感受他们嘟囔说话时,咸酸的唾沫喷射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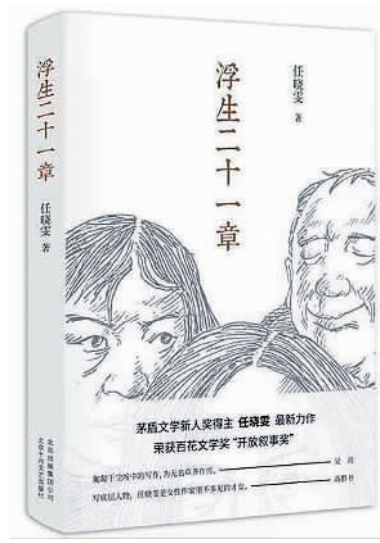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10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逐字打磨,调配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平衡于生硬与烂熟之间,制造不失流畅的新鲜感。尤其注意动词。名词决定了丰富,动词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多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欠缺的。

沪语的融入又是另一回事。我刚学写作时,认为南方方言吃亏。后来虽仍坚持这个判断,却也逐渐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方言不是目的,是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决定它以何种方式,楔入以北方官话为基调的叙述语言之中。

此外还有个变化:后期写作的《浮生》,不再标注年代,改用细节暗示。百来年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每个平常人家。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皆隐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史。我希望在细微处撕开裂口,向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做出召唤。

我就想写这些最最普通的人。这种普通的情感里面细究起来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从小说的本身来说,重要的不是故事如何离奇,而是细节非常重要。

任晓雯,小说家,1978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著有长篇小说《她们》、《岛上》,《好人宋没用》等,曾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



任晓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融媒书《中华诗词歌汇》出版

本报电(兴文)全球首套三维码融媒书《中华诗词歌汇·学龄前儿童诗词歌汇》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融媒书充分考虑到了小读者的心理特点,寓教于乐,综合使用了文字、图片、绘画、音乐、动漫、游戏等元素来呈现传统古诗的无穷魅力。专家认为,能把诗曲和伴奏以融媒出版的形式加以呈现还是第一次,再加上杨洪基、姜嘉锵、吴碧霞等著名歌唱家的倾情演唱,古诗词的美感和神韵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对青少年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美的浸润和洗礼。

